

长

梁晓声

L I A N G X I A O S H E N

青少年文学读本

相忆

中国画报出版社



长

梁晓声

L I A N G X I A O S H E N

青少年文学读本

相忆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相忆/梁晓声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5.5

(青少年文学读本)

ISBN 7-80024-932-8

I.长... II.梁...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5210号

策划编辑: 于胭梅

责任编辑: 于胭梅

长相忆(青少年文学读本)

梁晓声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地址: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4

发行部电话: 010-68414683 88417438

编辑部电话: 010-68412015

880×1230 1/32 8.5印张 200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80024-932-8

定价: 16.80元



梁晓声，山东荣城人，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以知青文学代表作《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蜚声文坛。《父亲》等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学者之死》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民选》、《讹诈》、《婉的大学》、《表弟》、《又是中秋》、《母亲》等作品获中篇小说选刊奖。自1984年起，其名字一直被载于美、英、澳三国的《世界名人录》。其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国文字。



责任编辑：于胭梅

书籍装帧：[Logo] 13810033301 [Logo]
[Logo] [Logo] [Logo]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者的话

《梁晓声青少年文学读本》和《获奖作品选》系列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学生和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梁迷”朋友们。

许多年纪稍大的读者，熟悉梁晓声的名字是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些轰动一时的力作，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甚至其插曲也是万口传唱，雅俗共赏。梁晓声因而成为公认的“知青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那时开始，梁晓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十分活跃、惊人高产的著名作家——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多部中篇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奖；他的长篇、短篇及杂体文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他的作品还被美国、日本等国家选为教育青少年和学习中文的高级范本，如《喷壶》、《父亲》等；《鹿心血》作为反映中苏友谊的故事曾被拍成电影作为国礼送给了访华时的前苏联代表团。

在中国，他的作品还被选为教育部指定的中学课外读物，如《普通人》。很多文章《读者》等优秀杂志也多次转载……

梁晓声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及对平民小人物的关注。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

然终日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有令人尊敬的精神世界,如《父亲》、《不速之客》、《母亲》、《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等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散文成为中苏边界趣闻轶事少有的见证,如《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边境村记实》等;他的反映校园生活的《毕业生》、《婉的大学》、《表弟》、《老师》等深受大中学生们的喜爱。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梁晓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平民代言人。因而,他被称为“平民作家”、“中国的巴尔扎克”;某报公开评选“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梁晓声榜上有名。

用平易生动的文写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这是梁晓声的另一特色。读着他笔下的凡人小事,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细节。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善良、坦荡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我国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期,梁晓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平民情结,对于渴望成功、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更需要人生的导师,更需要心灵的滋润。鉴于此,我们决定从作家大量作品中遴选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部分,集成《青少年文学读本》、《校园文学精品选》和《获奖小说选》系列,呈献给学生和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但愿能有益于你们。

2005年5月1日

媛的大学

媛经常独自发呆，回忆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的种种情形。仿佛一个人红算为史料馆留下什么历史见证；仿佛自己有一种回忆的责任；仿佛那一天每一个种点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仿佛一切细节都包含着凝重的史料价值，真切得绝不容忽略。

媛是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文秘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其实，那所大学也算不上是什么名牌大学。是一所虽居于二流但又确实很有些名气的大学。而对于媛的家外人来说，北京的一切大学，当然也和北京一样都是有名的。这一点你跟外省的，尤其经济发达省份的省份的农民是很难讲清楚，倘

感谢的话

去年五月,南海文化出版公司为我出版了五卷本的中篇小说集,遂按要求到桂林签名售书。

记得那一天的上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偶抬头时,总见一位中年女同志站在队伍旁,向队列中的中学生、大学生问些问题:“你们以前看过梁晓声的书吗?”

“读过他哪些作品?”

“如果他不坐在那儿签名,你们会买他的书吗?”

诸如此类。

便以为她是记者。

却又不免疑惑——打从十年前,我在记者们的身影中,几乎没见着过中年女性。

我的“任务”完成以后,她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编辑,并给我一张名片。她希望我能与中国画报出版社有合作;而那时我已调到大学,自忖将少付精力写作了,喏喏连声而已,其实是很敷衍的。

几分钟后,她走了。

她也没带把伞,双手举着报纸遮着头顶;幸好是细雨,且时下时停。否则,她那么举着报纸到宾馆,衣服会淋透的。

我不禁心生敬意,对于她的敬业。

在北京，她一年里给我打过四五次电话，还是谈她的初衷——从我的作品中，进言之，打算从我这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也编出几本书来给中学生及爱好文学的青年人看。

而我，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可能不合当下青少年的阅读口味的，故一次次在电话里委婉地表示：那又何必？再者，旧作新出，恐被说三道四，仅成议柄。

然于胭梅主任锲而不舍，希望我能当面听听她的具体想法。

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已是今年的三月底了。距这一套书与青少年读者见面，仅一个多月的日子了。

这一套书是于胭梅主任和她的同事们赶编出来的。是从我几百万字的作品中挑选的。

她的具体的想法那就是——她十分重视我这一代作家作品中那一份历史成份和人文含量。她说，那历史距今尚且未远，实在是今天的青少年们想了解也应该了解的。只有了解了不远的过去，才会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有感性的对比，因而才可能会更加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她还说，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越是充满人性美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们太需要心灵的滋养，需要鼓励了。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含量，放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自有特殊的意义，更何况，那一个故事还那么新颖好看，还那么打动人心……

于是，我什么犹豫的话都不再言了。

于是，我完完全全被她的执著所感动了。

并且，因了她那一种与出版利润无涉的想法而感动。

我最后的表态乃是，一切只管按她的想法去做。一切。

不消说，合同还是要签一份的。

后来，我又接到她的电话，问我对印数的要求，对版税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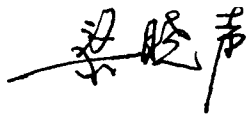
我还要求什么呢？

我打断她的话说——那些都包含在一切之中。

既然她的想法那么纯粹，若再令出版社承担经济上压力，不公也。因为良好的想法需要以良好的态度来配合之，来支持。

倘若青少年们有一读的兴趣，倘若其中的一些文字能使你们受益，对中国画报出版社及于编辑将是莫大的欣慰。

对我，无疑也是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梁静' (Liang Jing),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left.

2005 年 4 月 24 日于北京

目 录

1/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8/“巴顿将军”的荣耀

17/猎熊

29/戴橘色套袖的人

35/鹿心血

55/看自行车的女人

62/非礼节性的“访问”

81/长相忆

100/鸽哨

130/骤洪

137/边境村纪实

172/无琴的城

187/给爱放假

191/生死关头的人们

196/母与女

202/一只风筝的一生

210/一盆面

222/读的烙印

253/关于《木木》的回忆

256/藏书断想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每能见到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走街串巷；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作“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他们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总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去。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那就是“大活儿”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儿的。一年四季，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酷暑，顶严寒，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大抵是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拒在“国营”体制以外的人。按今天的说法，是些当年“自谋生路”的人。有“玻璃匠”的年代，城市百姓的日子都过得很拮据，也特别仔细。不论窗玻璃裂碎了，还是相框玻璃或镜子裂碎了；那大块儿的，是舍不得扔的，专等玻璃匠来了，给切割一番，

拼对一番。要知道，那是连破了一只瓷盆都舍不得扔，专等铜匠来了给铜上的穷困年代啊！……

玻璃匠开始切割玻璃时，每每吸引不少好奇的孩子围观。孩子们的好奇心，主要是由“玻璃匠”那一把玻璃刀引起的。玻璃刀本身当然不是玻璃的。玻璃刀看上去都是样子差不了哪儿去的刃具，像临帖的毛笔。刀头一般长方而扁，其上固定着极小极小的一粒钻石。玻璃刀之所以能切割玻璃，完全靠那一粒钻石。没有了那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一把玻璃刀便一钱不值了，玻璃匠也就只得改行，除非他再买一把玻璃刀。而从前一把玻璃刀一百几十元，相当于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对于靠镶玻璃养家糊口的人，谈何容易！并且，也极难买到。因为在从前，在中国，钻石本身太稀缺了。所以，从前中国的玻璃匠们，用的几乎全是前从前的玻璃刀，大抵是外国货。解放前的中国还造不出玻璃刀来。将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固定在铜或钢的刀头上，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可想而知，玻璃匠们是多么爱惜他们的玻璃刀！与侠客对自己们的兵器的爱惜程度相比，也是不算夸张的。每一位玻璃匠都一定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套子。像从前的中学女生每为自己心爱的钢笔织一个笔套。有的玻璃匠，甚至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双层的套子。一层保护刀头，另一层连刀身都套进去，再用一条链子系在內衣兜里，像系着一块宝贵的怀表似的。当他们从套中抽出玻璃刀，好奇的孩子们就将一双眼睛瞪大了。玻璃刀贴着尺在玻璃上轻轻一划，随之出现一道纹，再经玻璃匠的双手有把握地一掰，玻璃就沿纹齐整地分开了，在孩子们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的父亲，便是从前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亲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它对于他的父亲和他一家，意味着什么不必细说。

有次，我这一位朋友在我家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我听他娓娓道来，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他十岁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从此他父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下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一发脾气，他就首先成了出气筒。年纪小小的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冷漠。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关爱他和弟弟妹妹。他暗想，自己因而也有理由不爱父亲。他承认，少年时的他，心里竟有点儿恨自己的父亲……

有一年夏季，父亲回老家去办理祖父的丧事。父亲临走，指着一个小木匣严厉地说：“谁也不许动那里边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话主要是说给他听的，同时猜到，父亲的玻璃刀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会对之发生好奇心的呀！何况那东西是自己家里的，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普普通通的小木匣里！于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他打开了那小木匣，父亲的玻璃刀果然在内。但他只不过将玻璃刀从双层的绒布的套子里抽出来欣赏一番，比划几下而已。他以为他的好奇心会就此满足，却没有。第三天他又将玻璃刀拿在手中，好奇心更大了，找到块碎玻璃试着在上边划了一下，一掰，碎玻璃分

为两半，他就觉得更好玩了。以后的几天里，他也成了一名小玻璃匠，用东捡西拾的碎玻璃，为同学们切割出了一些玻璃的直尺和三角尺，大受欢迎。然而最后一次，那把玻璃刀没能从玻璃上划出纹来，仔细一看，刀头上的钻石不见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毛了，手也被玻璃割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使用不得法，刀头上那粒小之又小的钻石，是会被弄掉的。他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掉的，可能掉在哪儿了？就算清楚，又哪里会找得到呢？就算找到了，凭他，又如何安到刀头上去呢？他对我说，那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甚至，是惟一的一次重大事件。以后他所面临过的某些烦恼之事的性质，都不及当年那一件事严峻。他当时可以说是吓傻了……由于恐惧，那一天夜里，他想出了一个卑劣的方法——第二天他向同学借了一把小镊子，将一小块碎玻璃在石块上仔仔细细捣得粉碎，夹起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小的一个玻璃碴儿，用胶水粘在玻璃刀的刀头上了。那一年是一九七二年，他十四岁……



三十余年后，在我家里，想到他的父亲时，他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当年，我并不觉得我的办法卑劣，甚至，还觉得挺高明。我希望父亲发现玻璃刀上的钻石粒儿掉了时，以为是他自己使用不慎弄掉的。那么小的东西，一旦掉了，满地哪儿去找呢？即使找不到，哪怕怀疑是我搞坏的，也没有什么根据，只能是怀疑啊！……”

他的父亲回到家里后，吃饭时见他手上缠着布条，问他的手指怎么了？他搪塞地回答，生火时不小心被烫了一下。父亲没再多问他什么。